

米格尔大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维·苏·奈保尔 著
张、琪 译
于晓丹 校

1708

20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米格尔大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维·苏·奈保尔 著

张 琦 译

于晓丹 校



花 城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05号

米 格 尔 大 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维·苏·奈保尔著

张琪译 于晓丹校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 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350页 120,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360-1191-1/I·1058

定 价：6.80元

在，而惟其是如此的简单，所以才显得含蓄，深长。这正是《诗经》之所谓“言之无文，文之无言”。但《诗经》之所谓“言之无文”，并不是说它没有文采，而是说它所用之文，都是些质朴的、自然的、如风如水的，是“自然之文”。所以《诗经》之所谓“言之无文”，是出之于质朴，出之于自然，出之于本真，出之于本然。所以《诗经》之所谓“言之无文”，是出之于本真，出之于本然。所以《诗经》之所谓“言之无文”，是出之于本真，出之于本然。

我们还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深邃不绝，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在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似乎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大体上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合乎一时、一面之文学，抑或是被后世推翻或近乎推翻之总和作为绝对的纯文学而言，大致者是带有影响的。

结果，前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和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繁杂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已被完全摒弃，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是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独创进，所有的美学臻境都被开辟了，开拓竟至，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关从浑厚深沉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洞府琳琅的时代，也是一个质朴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勃勃的时代，还不能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这个“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脱颖而出。这也可以一个侧面说明非常时期时代特征标志着新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

创作实践，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维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跨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萨斯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经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茫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足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美倾向，像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姿多态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由于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

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尽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

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
正在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
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
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童年。深不记得那时母亲是否已经离家去谋生
朝夕相处的只有父亲。那时，小海伦穿的是母亲缝制的
小暗花棉背心。她常常跟在父亲后面，跟着他走遍城
市和乡间，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译本序

在斯里兰卡出生，后随父母移居牙买加，
现居新泽西州，学者兼翻译家，著有《
斯里兰卡：从古至今》、《印度人眼中的米特拉》等书。

于1932年春节期间，祖籍印度的V. S. 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中部查瓜那城他母亲家的“狮子别墅”中。奈保尔是家中的第一个儿子。他父母的婚姻并不和谐，他两岁时，父亲西波萨德即离开了他母亲，在城镇上居住。1929年，西波萨德开始担任《特立尼达卫报》的地方通讯员，后来由于屡见分岐等诸多原因，精神受了打击；1938年，全家迁往西班牙港。从那以后西波萨德患了肺结核病又感染了梅毒。这一次迁居对V. S. 奈保尔的一生可谓意义重大。他在那儿被录取进了“安都男生学校”，开始接受教育，这种教育使他最终离开了特立尼达岛。奈保尔学业出色，1942年，在一次全岛比赛中他位居第三，从而得到自由港女皇恩惠女学院的资格。1949年毕业以后，特立尼达教育委员会又特别提供给他一份奖学金，使他得以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54年，他获得该校学位。同年，奈保尔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这本《米格尔大街》，出自于海伦之手。我深信读者一定会受到

父亲去世和工作不稳定促使他勤耕不辍。而远离自己的家乡故土、在英国的几年求学生涯更使他对家乡怀有别样却又深刻的情感。他的第一部小说写的就是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国，是成长了的奈保尔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以及评价。

《米格尔大街》实际上就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系列。它创作完成于1954年，出版却延宕了四年，1959年英藉毛里求斯作家彼得·汉密尔顿中校与卡特中士合著的《米格尔大街》包括了十六个短篇，虽然没有连贯始终的情节，却都彼此联系，每一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与西班牙港毗邻的一条大街上的普通人的普通事。整部小说只有一个叙述者，即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年人，故事都是以他回忆的口吻叙述的。他的回忆充满了辛酸又充满深情，他讽刺大街的种种愚昧和混沌，又同情于街市人朴实的无知和天真。他始终以一种讽刺他的幽默记录他的童年印象。这在读者看来，虽然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比他所观察、崇拜的成人要成熟得多。¹为什么读者会有这种感觉呢？这与叙述人冷静的态度不无关系。在读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叙述人似乎始终都与米格尔大街保持着一定距离，他既是他们中的一员，又是他们的旁观者，关注着他们的三言两语。而且，由于是回忆，叙述人已经具有了受过教育后的超然，他远离了自己成长的地方再回

头观望，他的目光变得冷静了、犀利了。他发现，自己的故土原来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而自己那么长时间地生活于其中竟然无知无觉，而且他最近最大的抱负不过就是成为像居民领袖哈特那样的人，他感到了愧悔。他正是带着这种心情——这也正是奈保尔的心情——去回忆米格尔大街上的人物的。比如摩根，他是一位花炮制造天才，他甘愿给人当笑柄，没人笑他就失去了生活的目的，最后不惜拿生命开玩笑；劳拉，是七个父亲的八个儿子的母亲；曼曼，大街上的疯人，后来突然接受了宗教思想，竟自残模仿耶稣，把自己也钉在十字架上任人扔石头砸他。奈保尔的讽刺始终是辛酸的，他的批判也令人感觉苦涩。

同时，叙述人又对那些无法从这个毫无生气的地方逃走的人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伊莱亚斯一直要冲出岛国，但失败了（《袖的职业选择》）；泰特斯·霍伊特要想办成教育真是困难重重（《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位》），宏伟剪裁的机械天才无处施展，只能投完没了地摆弄机动车（《机械天才》）等等，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叙述人在即将离开特立尼达、去英国上学之前，他母亲曾指责他变得太野了，他回答道：“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因为在特立尼达。这儿的人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确实如此，一个不存在任何可能性的地方怎么

能激发起人们的上进心呢。有抱负的人在米格尔大街上不是招引来各种各样的嘲笑，就是只能以失败告终。大街上有人也曾经逃出去过，但是他们回到米格尔大街以后，或者因为感到格格不入而渐渐重新同化，或者就越来越失去生气，而多数从外面回来的人都沾染上许多恶习——比如博加特、波普和爱德华。这一点讽刺可谓寓意深刻。

《米格尔大街》的语言朴实无华，毫无雕凿，却真实生动。人物间的对话更是丰富活泼，既表现人物性格、身份，又推动故事启承，很有感染力。每一篇故事又都十分讲究结尾，出人意料的结局往往使小说更加回味无穷。

奈保尔勤奋创作三十年，已有二十多部作品出版。他的代表作还有《游击战》、《河街》、《黑暗的地区》、《印度：受伤了的文明》以及散文集《在信徒们中间》。奈保尔曾在六十年代远涉重洋，对印度进行了五个月的考察游览。在那里，他看到了贫困和落后，不禁大为失望。对于西方文明，奈保尔也始终保持着冷漠、偏激的态度，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发现更明显，难怪有些文学评论家将他比为康拉德式的作家。

译本保留了原文的一些格式特点，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目 录

译本序	1
博加特	1
没有名字的东西	10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20
他的职业选择	31
曼曼	42
布莱克·沃兹沃思	52
胆小鬼	63
花炮制造者	77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位	92
“母亲的天性”	108
蓝色马车	120
只是为了爱	133
机械天才	151
慎重	169
直到战争来临	185
哈特	206
告别米格尔街	224

博加特

每天早晨，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叫道：“有事吗，博加特？”

博加特总是在床上翻动一下，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有事吗，哈特？”

他为什么叫博加特可是件神秘的事；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名字。不知大家是否记得拍摄电影《卡萨布兰卡》那年。就是那年，博加特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许多年轻小伙子纷纷开始仿效博加特那种冷漠的处世态度。

人们叫他博加特以前叫他佩克斯①，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不论你什么时候走进博加特的小屋，你都会发现他坐在自己的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

“伙计，有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这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沉默就是十或十五

① Patience，意即“耐心”，也是一种单人纸牌游戏。

分钟。你会觉得真同博加特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对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又老是睡意朦胧。他的脸很胖，头发幽黑发亮，手臂圆润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他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很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漠的人。”我对他说道，“他想开谋生要开着缝纫店，甚至还特地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本店专事裁剪各种男女服装及修理
打做各类西服。上等品质，料好价廉。
价格低廉公道。一切用料，均系
上等良材，做工精细，结实耐用。
本店生意兴隆，欢迎光顾。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白的和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在我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的；做着我认为他称其为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啊，孩子！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在做一件没有名字的东西。”可博加特倒好，连这样的作为也没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博加特是怎么挣钱的。那

呵，我总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饭。接着有一位各种活计的老婆，结果常常是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从来想不出博加特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不往她的木屋带女人。她的房间小屋叫仆人房间；但从来没有侍候那间大屋主人的仆人在那儿住过。不过是建筑上的设计罢了：

像博加特这样的人居然也要交朋友，在我看来这真是奇迹。不过，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本街最受欢迎的火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本街上的大人物。就是像哈特、麦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跟他说话；博加特也总是眼皮朝下，用手指在地上画图画。他笑时从不出声。他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是，每逢大家聚会时，大家总要问：“我得请博加特来。他很优秀着呢。”我猜，博加特一定是落了他们很多安慰和鼓励的。

要么哈特怎么会根据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大嗓子叫喊：“有事吗？博加特？”早上黄雀灰雀喊着。要么他就有耐心天天去等博加特那句模模糊糊的回答，直到拿向哈特的补土饼被卷起来。虽然如此，但有天早上，哈特叫过之后，却没人回答。她去那种似乎一成不变的东西消失了。而且很快，街人小道上再也没有人看到她了。于是人们便开始寻找她。当然，她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一言不发，心情难

过。大家聚在博加特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博加特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它们两三张两张地地落下来。但吉普斯跟出来对哈特说：“哈特说：‘你们想她会不会去了西内瑞拉？’”但没人知道。博加特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晨，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然后走到最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叫，突然想了起来。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过去一个月过去了，又过去了一个月，博加特还是没有回来。哈特和她的朋友索性将博加特的房间当作了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啤酒、抽烟，有时还把偶然遇到的女人带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醉酒斗殴，被修道院方面的通缉，他得花很多钱才能把自己从麻烦中贿赂出来。好像博加特从未到米格尔街来过一样。毕竟博加特在这条街上只住了4年左右。他刚来时只带了一只手提箱，想找住处，哈特正好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读着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博加特就问了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间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8美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就取出一副纸牌，独自玩起来。